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永樂臣

楊士奇

楊溥

蹇義

黃淮

夏原吉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世宦族曾祖景行元

翰林待制

景行家居甚貧里中有官位庠下而資產充溢者有問曰公官高而貧某官庠而富

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貧者感富富者感貧人服其長者

士奇生而孤從其母改

適羅性性爲德安同知伏臘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

奇士奇恠之問母得故因博士做主書其三世先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密祀空廡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時泣下性覘知大奇

之性坐累謫戍

羣性字于理泰和人少孤力學受易於韋乾宗武博記精思言行端謹與

邑人楊卓鄧尚契合甚篤時號楊鄧洪武初中鄉貢進士授德安府同知爲政以寬恕爲本而木葉探厲與岳州馬知府沔彭知府齊名應城縣吏仁盜官麥事覺性逮治之仁懼以他事誣告性於按察僉學朱達吉所時陶凱吳雲爲湖廣叅政馳謂達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賢守哉三人可枉忠賢辛白秩滿歸京師生遵用泉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棄楊虛怡然就役旣至達官貴人咸加敬禮請生從學甚衆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共中鄒奕獨曰令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

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自奮遇有古書雖

殘編脫帙無不携取十五授徒里中踰年從遊甚衆

弱冠游章貢章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

鏡一見相好子鏡爲人廉介而稍豁刻士奇常有規
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容江夏間建文初
以博學徵入翰林編修纂高帝實錄吏部被旨考第
第一奏除吳府審理副編纂如舊成祖卽位士奇迎
附其秋始建文淵閣命學士七人專典機務士奇與
焉尋擢國史編修進侍講二年以侍講兼左春坊左
中允爲皇子宫屬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如故車駕
北巡特命與蹇義輔導皇太子監國爲太子兩下獄
竟見宥歷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卽位爲仁宗陞禮部
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踰月加少保尋陞少傅進

兼兵部尚書英宗初以總裁宣廟實錄陞少師階光祿大夫勲在國年八十以正統九年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貞士奇爲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苟薦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英宗初張太后同上聽政士奇與楊榮楊溥並見委任休養生民嚴覈百司公卿藩臬號稱得人論者謂其才量俱優王魏之儔也王振竊權楊榮已歿士奇與溥默默無所明君子以爲難退晚節子稷居鄉豪橫多不法事士奇不省正

統七年其縣民入奏所連引幾千人士奇自陳無狀
上執稷下錦衣獄坐逮者三百餘輩都察院六科十
三道連章劾士奇上曰士奇日夕左右焉知稷居鄉
所爲命守官如故士奇憂恨卧第久之居二年賜書
曰卿事我祖宗嘉謀嘉猷實惟簡在暨朕嗣統沃贊
尤多比者疾違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不忘夙夜書
曰天壽平格知卿未艾也惟卿子不服家訓于于國
紀朕用祖宗法拘繫之卿尚勉圖康復副朕注望其
年士奇卒稷亦死獄中召其次子穉爲尚寶司丞

穉

豪放後折節向學能詩賦
談論仕終太常寺少卿

士奇文法歐陽修韞麗夷

粹雖不逮之質而理婉而顯備有先正典刑當時號
館閣體至校讐古書辨正舛誤稱博洽焉所記有三
朝論對其序曰太宗初翰林臣無過數十人詔吏部
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臣首膺擢選內閣
初建專簡七人典掌機務既立儲宮簡兼輔導車駕
北巡簡輔監國而臣皆與仁宣繼體所以寵任終始
如故臣祇事三聖三十有三年攀髯莫及負乘時愧
今七十有八猶濫朝班誠孝昭皇后賓天祇送山陵
供役彌旬每旦展敬三陵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昔
歐陽文忠著奏事錄司馬文王著手錄其記當時君

臣問對之辭委曲詳盡所以昭一代明良契合之盛
大臣君子往古皆然因記憶榻前所得玉音之詳輯
而載之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惟懼不詳虛
泯吾君盛美蓋首永樂次洪熙次宣德凡三卷今錄
如左襍出者不載

士奇進東宮講義上覽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
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堯舜禹湯文武莫不繇此
以治臣對誠然上曰孟子稱堯舜非道不陳爾等尚
引皇太子古誼廣東布政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
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檢聞上朝退點首召士奇至前

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爲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卽臣亦交奇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蓋酬昔賦臣之見遺臣以病也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上曰然則曷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爲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嶺外土物而已無貲賄上取疏記焚之因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頓首謝

徐奇浦城人建文中爲戶科給事中封駁精審永樂一年爲廣東布政勸官廉

躬雅志愛人奏言公差員役皆令自給無以督趨事乞於所轄遞運所悉與應付有司率官者宜准律放官家屬應付給與行禮遞送還禮部尚書鄭賜垂老

卿以厚卹死者成祖皆從之

冗不治侍郎趙狷聞之病悸周章上心輕賜賜卒上
問翰林臣曰賜不病自盡耶士奇對曰病矣惶懼不
敢就醫藥昨在右順門外立而仆臣命其屬掖出之
語未竟上曰賜故君子才不贍耳其撰文遣祭使工

部與之棺皆退獨召士奇曰微汝吾幾疑賜

鄭賜廩寧人舉

洪武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初定法令嚴肅郡邑
吏坐罪逮繫者多既解戍命賜就龍江編次其行伍
時暑甚賜諭以上恩樹撫之脫其鉗械俾各就居止
且一詣見有疾病羸弱者蠲祿米醴粥之皆感悅湖
廣布政司奏缺官賜種滿遂與簡討吳文並出爲參
議二人同德協力剗弊去盡清簡寬直最爲知名丁
內艱服除改比平布政司左叅議成祖在藩服事甚
謹被眷愛而謀國者疑之論置安東屯未幾召爲工
部尚書既令督軍務河南拒靖難師成祖卽位李景
隆言賜罪亞齊黃達至上問吾何如待汝遂相背耶

賜曰亦盡臣職耳上笑釋之改爲刑部尚書轉禮部
寵遇日隆後稍衰病不任官冗爲趙和所間惶悸卒
贈太子太師賜諡文安賜小心恭慎寬平廉直學士
解縉嘗於上前稱其足爲君子焉楊士奇有送陳與
訓赴湖廣參議詩三十年前
透郭城舊垣吳鄭景知名

上巡北京命士奇草詔

既奏稱善曰與諸尚書觀之士奇詔書有飲食供億
一切自備不以煩民兵部尚書劉儁請更自曰有士
奇欣然以儁語白上上顧曰從汝從汝明諭胡廣曰
士奇能服善也上北征還問皇太子於士奇對曰孝
敬上曰何如對曰宗廟之祭簠簋豆登莫不親閱它
日祭患頭風醫請汗皇太子曰汗卽不可風卽不敢
以祭或請攝皇太子曰豈上命我我使攝祭畢淡

不藥自瘥皇太子有所進御行在所一一關目緘識
遣之陛下北征眠食不下有勅使至乃開心上問輔
臣中爾獨正直寧不忤否對曰以臣之慙恒見容納
抑皇太子天質甚高有過未嘗不知知未嘗不悔改
他日能最不負陛下托者在以愛人存心上甚喜賜
酒饌上從容問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
德上曰吾察東宮官獨汝與胡廣賢又曰聞汝與黃
淮遇事肯言然東宮時或不從對曰皇太子推誠待
下臣等言當宜無不納言未當亦自當斟酌上曰善
上召問隆平侯高煦反乎隆平侯語上未信車駕還

南問太孫太孫爲解他日獨問臣汝與蹇義宜知之
昨問義義固辭朕之不知慮有離間今知矣政復何
恐對曰臣與蹇義同輔皇太子也寧知漢殿下抑漢
殿下始封雲南改封青州兩不肯行今知陛下且北
都乞守南京何意哉惟陛下熟察上默然起還宮亡
何處之樂安

右永樂

仁廟在東宮時學士王達講乾九四稱儲貳既退皇
太子曰稱儲貳易旨否士奇對曰宋儒胡瑗有之皇
太子曰爲我也它人舉此耶對曰善哉問也程子言

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皇太子悅皇太子閱真德秀文章正宗而善之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尚有大學衍義一書望殿下取觀既觀大喜分賜諸子曰治鑒也皇太子愛歐陽脩文輒有生不同時之嘆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讐曰廬陵之君子也士奇鄉後進尤當以自勵贊善王汝玉數爲皇太子稱說詩法他日皇太子顧士奇曰古人主誰善詩者對曰詩言志也則有喜起南薰大風之歌雪耻除兇之作秋風之辭下至隋煬陳後亦皆有之然漢高帝唐太宗霸業耳漢武氣志已衰隋煬陳

後萬世戒也。殿下可觀兩漢詔令，非直文詞高簡，亦裨治道。詩不足爲皇太子。曰：詩無過太祖，何不足爲？對曰：太祖聖學之大，在尚書。註諸書，帝王自有所重。曰：世儒何如？對曰：世儒爲之，然品有高下，終重於道德。皇太子卜筮不用世俗占法，惟取撰著命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旣奏，甚悅。名曰周易直旨。士奇曰：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脩齊治平具焉。臣請更爲殿下編輯，旣奏，復大悅。名曰周易大義。賜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旨，金幼孜作春秋直旨，至是皇太子命齋閣書殿。

寢室各置三書皇太子聞士奇之居陋欲更諸爽塏者士奇辭既賜宅東華門外樓居十楹皆新繕治拜賜出問隣比故誰居曰衛卒五家曰今何向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士奇歎曰豈當以一人故令十家無居復入辭不聽對曰臣爲宮臣所願殿下得四海心豈當以臣先失十家之心且臣而受宅必有繼臣倖求者是臣作俑也乃聽皇太子卽位以歲正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習儀用樂士奇曰大行皇帝未甚樂當設不作震議不合士奇入言不報與黃淮再請漏下十刻尚未報旣乃得旨元年朝正罷特召士奇

淮曰汝昨忠心吾遂免悔自今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鈔千緡文幣一表裡是月命兼兵部尚書三俸俱交
士奇謝且辭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
汝獨二人謂朕何士奇叩首請辭尚書俸上曰汝勤
勞二十年一志不懈以祿相酬何固也對曰尚書月
俸六十石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猶慮過之上曰可
受折俸鈔對曰鈔與米異名耳時蹇義在傍曰請聽
其辭學士一俸士奇曰辭則從厚敢虛取名上曰朕
成汝志顧謂士奇廉居頃之上欲賜腴田二頃辭上
曰汝表裡一誠資朕良多朕所以不忘旣辭祿又辭

出何固甚也對曰臣一介寒士逾涯越俟尚幸不使
滿溢庶不早填溝壑上曰勿憂溝壑吾當送卿入地
乃許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真能廉有言天下太平
者上意謂然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示之蹇三
人亦意謂然士奇進曰今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
之人尚猶艱食臣觀陛下之恩已被之天下矣必欲
人人得所更須休之數歲上笑曰吾不謂是也朕與
諸卿相與一誠匡輔望切去年各賜繩愆糾繆圖書
惟爾封進五章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盡得生民
盡安耶皆頓首謝上贈徐善述鄒濟王汝玉官而賜

之諡命禮部建墓祠歲四祭士奇進曰朝廷惟宗廟四祭社稷孔子春秋而已濟等雖事陛下東宮抑先儒有言周公之功臣子宜爲上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念舊勞而不覺也命兩祭

右洪熙

宣德二年上將赦交趾命舉使臣蹇義薦伏伯安士奇私謂夏原吉曰伯安小人也公入力言旣入上顧問伯安何如夏對不可問蹇蹇對曰辯有口臣士奇曰伯安行穢學寡遂不用數日士奇獨對上曰朕乃知伏伯安貪淫人也蹇何故薦之對曰重其口然臣

以爲言不忠信蠻貊不可行也上曰衆何不言蹇邪

對曰蹇無私焉上曰蹇無尤邪對曰蹇雅和厚况在

國事而敢偏執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繼今勿憚違

衆伏伯安歸德人洪武中進士起家永壽知縣永樂中累工部右侍郎坐事降營繕主事十六年有薦

其才者慶工司立壽部十八年以不上徵行至臣家

臣大驚走出迎上已立月庭中臣俯伏言陛下奈何

自輕昏塵中上曰思與卿語遂屏左右語畢顧曰此

居且敝當爲新之臣叩頭辭曰惟願陛下萬萬從此

慎微行而已明日入朝不謝上密遣問曰至卿家不

謝何也對曰陛下夜行臣心尚悸敢廷謝數日又遣

行止類
卷之六
十
問曰天下平靜一微行耳何慮之深也對曰陛下卽
子惠元元豈無不獲一夫萬一有寃人怨卒窺伺玉
趾之清塵胡以備之臣誠萬死爲陛下過計旬餘有
二盜被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持弓矢伏莽錦
衣獲之二盜誅上立賜士奇白金文綺旦入謝上曰
愛朕無過汝

右宣德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鄉試時爲胡儼所知薦第一舉
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侍太子東宮陞
司經局洗馬兼編修太子觀漢史嘆張釋之之賢溥

對釋之誠賢然非漢主亦不得行其志因采編漢文帝事類上太子太子大悅太宗北征還太子宮僚坐慢迎溥與黃淮金問相繼徵下獄一時同獄者復有芮善王愷及工部侍郎陳壽幽滯十年家人供食不繼數至糧絕溥勵學不懈同獄者曰困若此上命旦夕叵測何空自苦爲溥曰吾奉朝聞矣

金問吳縣人受易於俞貞

木木樂二年被薦爲司經局正字十二年官僚多得罪問與黃淮楊溥生繫者十年各持經講論洪熙初得釋授翰林脩撰備顧問論時政悉見獎納正統中以南禮部右侍郎卒官問文章雅健善書律星曆之學王愷蕭圻人少有大志長肆學問登永樂甲辰進士授江寧令制治繁錯政聲茂著上召問錢穀出人愷面對不爽既預脩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允與溥侍東宮以諧下獄拘幽思玄誦讀不輟仁宗卽

位釋諸臣愷適以毋艱去宣德初起復補廣西僉事
正德四年轉廣東左叅議 陳壽隨州人洪武中鄉
舉授戶部主事未幾中累工部左侍郎爲人小心慎
密督理營造善撫軍匠九年坐累下獄卒仁宗即位
念壽忠勤贈工部尚書諡敏肅官其子瑞中書舍人累官工部右侍郎 仁宗卽位釋出

復其官旋陞翰林院學士上建弘文閣擇翰林侍講
主璉聘處士陳繼爲博士命溥主之作弘文閣印授
溥使封識奏事宣德元年進太常寺卿兼學士入內
閣四年以母喪去位未幾奪情起服不與機務九年
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卽位命復入閣是
時昭皇后臨朝一日御便殿昭皇后北坐上西面傍
立后召溥與士奇榮及英國公輔禮部尚書燾面諭

曰卿等老成嗣君冲幼并力同心共安宗社復召溥
前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
溥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還顧上曰此
五臣者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共計又
一日太監王振議事東閣下諸公未言振先可否其
閒溥憤懣歸舍三日不出太后聞而鞭振押赴謝罪
其敬重之如此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吏
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舍已從人略無吝躁與士
奇榮同心輔政稱東西南三楊西楊玉質金相通達

國體東楊揮斤游亦遇事立斷而溥安貞履節釀醴
調羹稱曰南楊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定溥爲相急於薦賢觀人
以其所忽瑞昌令劉仁宅者與高安令入覲二人皆
溥邑子溥使僕省候僕還曰高安令楚楚稱官也瑞
昌令藁席布被瓦盆煤突窮人耳溥卽薦仁宅爲御
史天台范理爲江陵令溥當閣時其子從石首來備
述所過州縣殷勤獨理不爲禮溥卽薦爲德安太守
理被薦時始仕江陵八月耳其後累被溥薦至布政
使或勸往謝理竟不謝溥卒理祭而哭之哀

范理自
州人火

敏悟端凝，佔學一呻，輒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
鼓吹旗仗，喧簇塾小生，群往觀理，獨若無所聞。坐謂
不毅，長爲縣學生，博學工文，踰冠中鄉試。第一會試，
第三擢庚戌進士，高第，宜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
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賜白金五十兩，楮幣
五十，尋寺宣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罪
至明盡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
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用楊溥與馬愉薦，爲知德安府，
在江陵凡八閱月耳，民遮阻不克，則奔錢千里，慟哭
而返，理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
惠利爲上，以景超遷福建布政使，丁內艱，服闋起，貴
州布政使，其去貴州也，民阻饑，比江陵尤甚，仕至吏
部侍郎，所著有讀史備忘、天台要略、
詩經集解、德安府誌、丹台稿、蕺千家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瑤，其祖幼孤，出鞠外舅李蒙，
其姓旣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姓蹇，而籍猶故姓，一
日聞母喪，入奏，因請改籍，高帝曰：「豈蹇叔後耶？」吾兼

爲爾名因御書義賜之予楮幣使傳以歸服闋仍前
職滿考當調帝稱義篤實命終九載義數在左右機
密文字悉付義建文卽位以義爲高帝所知超遷吏
部右侍郎成祖入都義出迎轉左尋陞吏部尚書成
祖惡建文更改高帝制度一切反之義從容言損益
隨時亦有改無害者閒舉數事陳其顛末上從之有
譖義心未忘建文君上不聽仁宗立爲太子命兼太
子詹事閒奉上旨轉說太子前委曲得旨祭車駕北
巡命輔監國兼署禮部以父喪歸奪情起服十九年
三殿灾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與給事中馬

俊巡應天諸郡念國家多事之後文法從寬考察群吏黜太甚而已而兵民利病纖悉具奏上北征還怒皇太子官屬慢迎悉逮治中途特宥義仁宗卽位與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等叅預朝政進少保兼吏部尚書歷進少師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他日上追念在東宮時被構泣然涕下別製印賜義勅曰曩朕監國政務方殷籌中惟難卿以舊臣侍朕春宮勞心焦思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統不懈益恭二十餘年險夷一節朕念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藏家俾爾子孫知所致

顯良爲不易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于艱保卿子孫
於戲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維茂永終是圖欽哉
賜順義縣田三頃命與張輔夏原吉監脩太宗實錄
宣宗卽位屬與楊士奇等議政如初繼命監脩仁宗
實錄亡何以春秋高輟其部事論道如古三公繼賜
銀章褒美厥文曰忠厚寬弘賜第文明門內八年義
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
廩馬一匹年七十三以英宗初卽位之年卒疾醫來
漬甚使問所言對曰陛下初服義獨寡祐區區犬馬
望聖明敬守舊章而已勅賜喪葬祭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諡忠定官其子英尚寶司丞復其家義通熟典故練達政體雖在填委分處豁如顧中心沉厚在上前不敢決斷若遲頓其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于議法終亦概諸理歷事六朝凡五十年無一日顛躓之憂言上前出未嘗道世疑其無所建明而天下有陰受其利者矣有孫廷歷官僉事剛方清儉吏民懷畏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在宋名衮者仕御史簡法歷世皆有文學之官父性恐汗方國珍隱跡不見淮自幼負經世志中洪武中進士除中書舍人成祖卽位名

對稱旨命入翰林與解縉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時
就寢則賜坐榻前已命居內閣專掌制勅而胡廣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其進乃在淮後尋陞編修繼
陞侍讀上之立仁宗爲太子淮有力焉太子旣立命
爲左春坊左庶子居二年陞右春坊大學士皆兼侍
讀如故久之復兼輔導皇太孫上巡北京命與蹇義
金忠楊士奇輔居守十一年上再巡北京淮輔居守
如故是時漢庶人潛謀奪嫡流言監國罪過上坐不
悅諸太子官屬其明年以表迎出關不遠得罪坐繫
一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仁宗嗣位出

之遷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丁內艱
乞守制不許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三俸兼
支賜勅褒嘉封其二代仁宗崩皇太子在南淮與榮
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宗卽位親征漢庶人留佐
鄭襄二王監國如故淮直諫多才知無不言然時好
詆短同列而或爲同列所詆他日侍遲未至上問榮
榮對淮病瘵所以遲因言瘵能染人上不召久之時
淮父年八十餘因告病侍父賜楮鏹二萬父沒遣官
賜祭葬以一品禮旣襄事入謝上寵留累月賜遊西
苑使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一人陪命其子從侍

登萬歲山乘肩輿下宴山趾翌日獻詩謝上大喜比

辭宴餞太液池御製詩送之

宣宗皇帝詩天香早折
倦桂枝筆花五彩屬

池蓬萊之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大咫尺永樂聖人臨
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
共羣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懷心寫
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
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
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極清冷酒
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鸕鶿弄清波紫霧紅雲
拂瓊島芳穠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
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鴈蕩峯高高不極中有
謝公舊游跡采芝剗本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

給路費賜織金紗衣一襲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

入覲因留爲會試考官又明年上崩英宗嗣位准入

潮進香亦留月餘官其子采爲中書舍人淮家居二

十餘年年八十三卒諡文簡賜九祭賻塋如故事初
永樂中虜阿魯台納款請得收部女直吐蕃諸夷朝
廷鐫金書誓諸夷酋磨金而飲之上問淮淮曰此奸
也胡虜各自爲心則分而易制若使爲一其力合矣
上顧侍臣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皆在平
地耳上賜西域大寶法王玉印出璞示淮璞巨淮曰
朝廷賜諸番制勅用廣運勅命二璽今璞視二璽巨
無見法王尊朝廷乎上甚嘉之其奏對如此

夏原吉字維詰其先浙人再徙德興祖希政爲元湖
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父時敏洪武閒以布衣授湘

陰教諭遂爲湘陰人原吉少孤力學被選邑庠生國
初法嚴人不樂仕原吉母泣爲請免教諭史九韶曰
若子沉深有公輔器寧知非母榮耶領鄉薦升國子
生入禁廡書誥勅太祖喜其書端賜之襲衣他日使
察諸生書獨原吉勤旣滿當署戶部主事特命實授
尚書郁新謂原吉能命諸郎有事往質有劉郎中者
獨不質原吉被新屢譙讓歲正新使書筭生計錢穀
摘糾其怠事者上赦不治新再三請上怒曰是誰教
汝要勤耶新免冠謝旦率諸郎大謝劉郎中出曰
墜下明見郁尚書果人教之上問新誰也對曰堂後

書筭生臣死罪過聽上意解第下諸書筭生獄

郎中復奏曰向教郁尚書者非書筭生王事夏

也上曰聞原吉部事多集甚有匡於尚書汝胡陷之

郎中及書筭生皆棄市

郁新字敦本吳人從其祖父用富人遷鳳陽以布衣召見

上異其貌命爲度支王事掌內帑賜予未幾陞北平郎中久之超授戶部右侍郎上顧問天下戶口漕運地理險易計數日時應機響應人謂劉晏以下不論也乃每事咨度未嘗以精敏自多及考滿上嘉美新摺爲尚書新事務寬大綜理微密而家饒資財慷慨急義禮儒生喜交游母喪歸墓賓客至者數郡新掌戶部十有三年永樂三年卒于官上遣官致祭命工營具祀教朝一日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歎息稱其才久之用會舉陞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克株訪使巡福建脩元達智花赤迭里彌實之墓於漳祀王伯顏與

其子相子婦於福寧以表忠孝頃徙蘄成祖卽位有
執以見者上釋之以爲左侍郎旋進尚書平江伯陳
瑄曰建文臣也上曰此皇考臣凡貢賦役制悉命詳
定原吉議多從厚曰不可使難繼以困民明年嘉定
縣民程言東吳水不治爲民患使原吉行治之頃之
使僉都御史俞士吉賚賜水利集俾講求治法原吉
訪吳人趙發同梁時者得水所繇行治水布衣徒步
盛暑不蓋治旣成奏發粟三十餘萬以賑貧民姚廣
孝言上曰夏原吉古遺愛也

俞士吉象山人洪武末舉人授兗州府學訓導

陳十事切中時政擢監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廣
理冤苦政積九著永樂初陞右僉都御史奉詔往

朝鮮日本還奏稱旨浙西水災命借原吉往督農政
奏詞糧六十萬石復出粟賑民尋出知襄陽府秩滿
陞山東左叅政洪熙元年遷詹事府詹
事宣宗卽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

上使郁新治

內原吉治外新沒名原吉全付之原吉治部繼明上
問天下錢穀之數具對不失升勺其時內難方靖用
度廣大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加
設有司名集天下儒生編集大典遣二十五將軍下
交趾使中使通西南諸番遷都北京營建宮殿皆原
吉主計上使原吉護視北建材木役使數萬常寓寬
郵事以大集車駕北幸命扈從掌行在戶禮二部都
察院事七年上征虜使皇太孫居守以原吉輔命兼

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
原吉旦入朝佐叅決退郎官御史抱案盈廷口手應
判北奏行在南啓東宮雖在草創犁然就理上還極
其獎歎賜鈔幣羊酒鞍馬諭群臣曰夏原吉今周公
也其冬扈駕還南京掌戶部如故尋命從皇太孫閣
武于郊皇太孫周行鄉落謠諷疾苦原吉至一村取
齏黍進嘗一人犯駕皇太孫欲罪之原吉曰上命所
至毋擾又二年九載奏績賜宴便殿追贈祖考如官
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觀古名臣此其
人矣遂命與姚廣孝同脩高廟實錄十一年扈駕巡

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後十四年從皇太孫南還
所至陳說山川險易民情風俗之美惡皇太孫稱先
生而不名十五年再從北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名
太子太孫于南旣致命先馳奏上還命往迎曰今東
宮道毋亟原吉白太子道中太子馳至上怪之對曰
東宮語臣陛下愛我我不敢徐臣仰見陛下慈注之
深故東宮孝思倍切也上悅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
卿事上召議便殿或關門語移時原吉在上前言歸
仁厚人人謂原吉長者十九年元夕放燈原吉奉母
往觀上聞之晚宴燈山徹御宴賜原吉母原吉弟至

召見賜酒饌其歸也遣送之使者還言其弟舟中僅有麥二石上語原吉曰聞卿弟行橐甚空何不語朕因賜異布數疋頃之三殿災言者皆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尤峻上怒誅儀科道官因劾奏諸大臣爲上謀遷都謬上使廷辯諸大臣皆啐罵科道官原吉獨受過上悅或尤原吉上前背約原吉曰不然吾輩事上久言雖失幸上憐若傷言官所損多矣交趾平上問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以金帛一時之資陞必祿俸無窮之費也上曰善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原吉曰遠夷慕化宜示之君臣之禮上曰爾效韓

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
序諸侯之上况夷狄乎長揖而已上笑曰卿過楊勉
之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倖至三千餘人上以屬
原吉與都御史李慶悉出其脇從者衆遮呼夏公生
我原吉叱曰上恩也上疑長沙之人有通谷庶人反
原吉復以百口保長沙人最後上議親征虜原吉約
尚書方賓吳中人諫上忽已先召問賓中皆言餉僅
贍將士恐不足給大軍問原吉對如之上謂邊廩空
不擇卽命料糧于開平已命中書御史按之則足十
年餘不啻上大怒籍原吉家命錦衣使者立召之與

爲限使者至原吉正開教曰姑單此庶不至侵耗及至稽限半日使者以原吉言聞上上問征虜得失原吉對千餘言如初上繫原吉內官監所籍得布衣瓦噐而已皇太孫屢爲請上使覘焉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上在榆木川口原吉語未了若謂愛朕者計至皇太子臨繫召之時繫嚴原吉不知及趨出皇太子立中廷泣上崩原吉伏地痛哭太子命原吉出原吉曰臣先帝罪人太子曰出還宮賜御厨饌咨詔條事宜原吉請暫還南京以蘇輓運扈從之費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

金寶顏料所在闡辦金銀課程及賑饑寬負省便賦
役太子卽位復官進少保賜冠帶衣服被褥帷帳咸
具原吉頌繫時有母喪至是乞終制不許命兵部護
塋賜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上朝命與楊士奇蹇
義等立近御座退朝或隨至便殿議政原吉擬旨多
云某部知道而已或問故原吉曰予奪非臣下敢專
付六部取上裁則事分而權一至今朝旨皆沿之上
立太子進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追封曾
祖祖考如其官使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賜
繩愆糾謬銀圖書曰皇考賓天時口卿忠愛卿以識

奏用匡朕失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觔
頃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象牙印押上故弛西山
樵禁而薪者太甚上怒命論斬原吉言律坐不應而
已上曰予過矣賜田五頃建兩京甲第以旌之上崩
時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
命原吉佐襄王監國駕至太子怪其不迎入見太后
方知所以召慰曰卿輔朕有年朕倚特重卿當事朕
如皇祖加賜寶帶表裡原吉與蹇三楊同心輔政宜
宗眷顧優禮並如仁宗時至命坐賜茶休庶復論或
時獨召密問出袖中小帖諮付是時蹇義簡重善謀

楊榮明達有爲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斷
事涉人才則多從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榮事涉禮儀
制度則多從士奇事涉民社則出原吉可否相資中
外泰寧遺事曰當日大臣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時
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而公兼有
文學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入
議免冠謝上曰漢以卿爲名耳原吉遂與蹇楊勸親
征庶人擒賜三闈掖朝叅固辭曰臣非勲臣上曰卿
爲我謀非勲而何交趾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來請
降廷議欲勿許原吉請許之其冬皇太子生與蹇義
奏對便殿留侍宴令盡醕原吉先醉上手義三觥察

原吉有欲言之色就問之以建儲請其明年春以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其一曰含弘貞靖加翠鑪銀鑿玉笏玉帶與二三臣從游西苑隸問袞而髯萬歲耶上後顧原吉惶恐前謝上曰樸隸也賜之鈿也遊太液上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上射鳧烹啖之手玉觥曰卿啓沃良多老矣可無歡又曰苑中多奇石二三臣欲恣取之其秋扈駕巡邊賜寶刀上嘗原吉橐糗笑曰何橐甚對曰臣食此足矣士尚多餒上賜原吉上供遂加犒士還京與義士奇祭並輟部務如古師保專論道未幾護駕閱武郊外至兔

見山諸將有不虔者上怒褫其衣原吉言天寒甚恐
死上不應起入帳原吉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憐臣獨不念諸將上笑釋之上張燈宴群臣悅
其指原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
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格曰與卿調旨原吉生日上
手繪壽星圖賜詩詩有獨生申甫
扶鷓運之句又賜手繪秋香梅
竹文禽非熊春霽魚游春水諸圖服食器用銀幣無
虛日嘗賜尚方翠甌一既笑卿夫人無競乎加一焉
上製小玉冠二分一賜之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
體也五年春以監脩太宗仁宗二廟實錄成賜宴旦

入謝幕歸卒上輟朝流涕左右感動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謚忠靖賻鈔萬緡勅有司營喪塋官其子瑄

尚寶司丞復其家朝臣無大小皆吊祭衛卒巷氓歎

息泣下遺事曰原吉受知聖祖更事列聖四十餘年

介不絕物通不徇俗從容片語拯顛危下雷

震奮擊之下其所條議辯擬當時不以爲奇後遵而

用之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又曰原吉庸寵愈優心愈

小下躬遜色者有不憚者其妻同之曰吾欲進諫

思所以悟上者未獲也又嘗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

者再妻復問之曰歲終大辟原吉寬弘博厚振貧援

奏也吾筆下死生夾矣贖薦人於上不使其人知有奏草輒焚之每歎人才

難得一加譴責行自沮矣仁宗時大理少卿弋謙言

事過於矯激仁宗不悅時大臣如劉震劉觀虞謙吳

廷用交口傾謙雖蹇義亦同附和惟原吉及子履不
語既仁宗悟降勅自咎且勉諭謙責廷臣之傾謙者
蹇義乃大媿於原吉慶兩人呂震嘗言原吉柔奸及
其爲子乞官上問原吉原吉言震靖難時有守城功
平江伯陳瑄初在上旁問原吉原吉薦總漕運兩人
心亦服焉一時卿大夫言雅量推原吉第一

或問量可學乎

原吉日某幼時有怒始恐于色中忍于心久之無矣又曰處有事如無處大事如小

瑄尚寶少

卿終官豪宕駿發善屬文數言兵事孫崇文舉進士
孝宗朝爲南京吏部主事李文祥被謫崇文疏抹之
亦數言事每傳以家庭舊聞祖宗成憲右通政終官

正統中上書言今日所憂者不專在虜而在吾民
臣觀四方多事軍旅數興賦役加繁轉輸益急水旱
蝗蟲災害並至扶老携幼就食他鄉填死溝壑莫知
其數幸而存者北爲虜寇之屠南被苗賊之患盜賊
滋多中土騷然臣恐有意外不測變願陛下慰元元
之心解倒懸之急令大臣遠議益安之術勞來之方
開義倉以賑貧難罷不急以黜民力任循良黜貪酷
使民志有定變故不生至如湖廣貴州苗賊原非一
種率糾合溪峒共來爲亂其倡始也因頻歲征戍雲
南往來供役不勝苦又因生熟苗互爭田土有司受
其賄賂判與不公亦因邊將有司剝削侵凌又有逃
亡軍民客商人等漏我虛實助其爲害今兵數失利
欲援則兵食不充不援則邊圉日急臣以爲蠻夷之
人不毛之邦非如福建廣東土沃民庶尺寸不可棄
也是以唐虞之世亦不從化馬援征之卒無成功惟
陛下親漢武輪臺之詔寬捐之珠崖之讖則苗之不
足校也蓋矣臣請凡邊苦無遠之地弄要害者給賜
其首長免其賦役如洪武故事立其衆所信服者爲
宣慰等官以統之苗患既息邊境可安苟
無雨順之憂則可專力中原控制北虜矣

郎曰管仲晏子不死其君仲尼無譏焉孟子不願管
晏然而不罪湯武也明興二百餘年三楊胡解蹇夏
之勞能爛然於紀載矣君子猶有不死其君之譏浮
沉居位又有不免訾者予考三楊若胡舉在建文之
朝且士奇以處士徵胡廣以及第擢若蹇義夏原吉
解縉則皆太祖之臣靖難師入原吉居斬縉方謫還
自小吏惟義列於六卿爾太祖不爲君用之刑在前
矣士有抗志山林卧病不出者誅戮其身家故有自
斬趾免者有斷指免者佯狂免者覺則未有不死也
不則當若周是脩矣孔子不云乎柴也其來由也其

死若夫成祖以英武臨之於上仁宗父子危疑之間漢庶人範胤而從其後自非周詳慎密曷能保位而終所志乎易曰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苟錯諸地而可藉之用茅慎之至也蓋予觀楊士奇出迎稍緩夏原吉一語婉諫繫獄隨之解縉廣詞直論其身之不免諸臣所處難以論浮沉矣難以論浮沉矣

胡 澹

胡澹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時母夢一僧持花遺之生數日有僧來看見卽笑僧曰此吾

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誌舉建文二
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中徙戶科建文帝出亡
有踪跡群臣從者甚衆成祖大疑之濬素好方士神
仙之術成祖遣濬行天下以訪張邈邈爲名而實使
察人情向背時御製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使并
持教民間濬窮鄉下邑軌跡並到而在湖湘最久數
遇建文帝不寤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以爲禮
部右侍郎使巡江浙諸州上命諸闈胡濬至無早暮
必入之濬自均襄還會車駕征虜駐蹕宣府馳入謁
日方幕上已卧聞其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馳驅

良苦賜坐與語四鼓乃出上大釋然建文帝之得終
老皆濙力也仁宗監國數爲高煦所開上復令濙往
南京察監國之所爲濙早晚隨朝仁宗辭不敢也蓋
將從朝班中察監國之行事一日趨朝有勲臣譁班
列侍衛槌之且口奏仁宗不問旣退召侍衛官賞之
鈇於是羣臣皆言殿下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
寬其罪而媿其心此是最明斷濙錄聞并密疏仁宗
孝敬七事上覽大悅仁宗卽位聞濙有密疏疑之出
爲南京祭酒旣得疏乃大喜方大用濙而上崩宣宗
初復禮部右侍郎如故尋進禮部尚書賜銀章四生

日宴其第六年命兼行戶部事聖節賜御製詩一章
及蹇義楊士奇榮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翼贊功
因賜宴盡醉罷數問濬卿有何言得章奏輒施行景
泰中給事中林聰劾王文文銜之因事欲殺聰濬奮
衣出不預議歸卧病不朝者數日上使太監興安問
疾濬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使老臣至
今病悸也英宗復辟乞謝事辭師傅二職許之卒年
八十九贈太保諡忠安濬平易寬和自奉澹薄平居
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嘗出班承
旨帶解落地徐繫之叩頭退彭時狀元及第謝恩後

御史奏當令錦衣衛拿淡從容奏狀元彭時不到合
着錦衣尋二事人謂從容得體英廟居南宮每聖誕
令節屢請群臣問起居言雖不行時論避之

宋 晟 顧 成 何 福 張 輔

宋晟字景暘父朝用兄國用國興朝用起田間從高
帝渡江有功授天寧翼元帥高帝與陳堃先戰南臺
而國興赴死其軍國用得襲國興官久之朝用老晟
襲父職爲元帥晟爲人慈祥闕大臨陣不妄殺人從
克徽寧江西福建關陝皆有功以都指揮使三鎮涼
州虜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其降者處之善地耕牧自

便洪武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賜
鈔文綺贈其三代以其官鎮涼州如故二十三年以
爲總兵官征虜哈密誅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
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二十五年誅擒罕
東西番叛寇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
萬二十七年以中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征虜戰遼
東腦溫江獲其衆千餘明年討廣西峴幪諸寨賊又
明年剿平五開龍里蠻寇十三洞擒獲男婦二千五
百七十人建文元年以晟久居涼州威信素著使以
總兵官鎮河西成祖卽位陞後府左都督明年授平

羌將軍充總兵官鎮甘肅如故居頃之御史有言晟
專者成祖勅賜曰朕聞外任卿事有便宜先行後聞
朕素知卿勿用介意三年虜日益聚近邊晟諭以朝
廷德意降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
餘人馬駝萬六千餘匹斷匈奴右臂通回紇於西陲
事聞成祖大喜賜把都等姓名授都督等官有差居
之涼州給與牛羊孳牧其隨從之人戶給牛羊衣布
鈔錠命晟加意撫綏俟其寧居中選勇壯數百叅以
官軍三倍偵邏塞外非但耀武亦以招徠他虜使使
持節卽軍中封晟西寧侯成祖歎曰晟雖老矣不懈

于政綏遠恤士得爲將體令守邊將皆晟朕復何憂
因賜第一區田 池塘四十頃爲世業亡何卒初晟
長子瑄拒靖難兵死靈璧成祖惡之奪其世侯召其
次子琥瑛二人皆佳使琥尚安成三公主瑛尚咸寧
四公主時號宋氏大小駙馬晟醉琥瑛侍晟撫之曰
吾家受恩厚矣父腰金子腰玉二主入宮間以聞上
笑曰彼亦欲玉也晟沒成祖使琥佩征虜前將軍充
總兵官鎮甘肅而諭之曰昔爾父作鎮撫輯有方爾
踵父行則予嘉爾又勅曰昔中山王北京十餘年未
嘗輕遣一人出塞爾當法之仁宗居守時琥通漢庶

人而咸寧公主友篤數以財濟仁宗乏仁宗卽位奪
琥侯與瑛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公主令其兄
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禦虜沒

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操舟江淮間遂居江
都爲諸賈紀綱諸顧膂力拳勇號拳棒顧成於諸顧
中尤武爲人矜卹孤遇橫人必挫辱困服之乃已
自文軀體曰入水以禦龍罔象元末客遊燕盜入舟
衆皆恐成挺身奪鬪盜披靡走事張士誠去之來歸
太祖選爲帳下常執繖蓋侍出入中山王攻鎮江偕
十一人者轉鬪入城城中人莫之敢撓衆則大集共

繫之十一人皆見殺成絕繫蹤什其持刀者滾入水
亂流以

衆曰鎮江城中人皆庸夫可取也遂
先登克之青軍據揚州成母在揚請往說之既置酒
賊將將害成成覺微服將母亡已從攻常宣還克江
陰授百戶從寧河王克通從開平王克襄陽從行間
征戰定吳取楚屢有功歷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
衛洪武元年扈從陳州舟膠負之行太祖壯之即日
陞堅城衛指揮僉事從臨江侯西取蜀道遇敵手擊
殺百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僞元帥及其下二十餘
人遂入漢州奮進追北以入成都蜀平調成都後衛

總帥守之擒妖賊王玄保等於重慶太祖名其省曰
四川隸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爲貴州衛指揮僉事
是爲洪武八年其明年先後討平瓮傍洛邦洛河刺
掌黃絲谷阻諸山寨叛蠻俘斬甚衆其他負固僻遠
服叛不常連歲平定之前後俘戮不可勝計諸蠻懾
服請納歲賦蠻人呼成爲顧老虎以止兒啼十四年
以步騎先鋒從穎川侯征雲南首克普定穎川侯使
守之爲留後成部分將士樹柵保障其明年出兵克
西堡斬首八百俘百餘人西堡蠻萬五千人來圍諸
將欲戰成曰我寡有頃賊來攀柵成介而馳出北門

率戰士奮進手殺賊數十騎諸將鼓出東西門戰却之賊尚圍柵南成取所生擒十八人斬其十七縱一人歸曰夜二鼓盡殺爾矣及二鼓舉銅角發銃炮賊聞皆狼狽奔獲甲兵無數名城北嶺曰歡喜嶺時有中使在軍中以成殺賊狀入奏特賜襲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悉平普定所隸諸蠻十七年平阿黑螺螄等寨餘寨降尾灑蠻酋乃馬之衆西堡蠻復貳討平之二十一年討平乖西扒古里谷勞金剛等寨擒誅關索嶺首賊葛蓬及叛酋阿束等土官阿宗者來攻普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賊勢張甚成率餘衆及

土兵乘暑瘴深入據關口屢敗之未幾蠻黨殺阿宗
降成奏立普定爲衛屬民以兵析三州六長官司分
治之大布恩信諸夷嚮服二十五年入朝賜文幣二
十有副鈔二千貫白金四百兩宴會同館陞鎮國將
軍貴州都指揮使同知成還至首征康佐叛蠻破阿
老諸寨峒二十七年平都勻豐寧西梁瓦材等寇斬
首萬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二十九年陞
驃騎將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
是歲命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寇斬其酋敬
德餘寇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出搗臻部六峒進剿

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小坪等生苗螃蠯米毫
灣溪舟溪萬潮等寇皆破之三十一年普定西堡及
貴州谷勞金剛龍里石番羨唐諸夷復叛誅其叛首
撫其餘衆建文初召還以右都督從長興侯戰真定
兵敗被執燕王喜解其縛曰爾先朝舊人皇考之靈
殆以授我因與語興師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遣至北
平輔世子居守時燕王所倚獨姚廣孝廣孝不習兵
與成議多不合世子輒從成諸臣曰顧成南倖成亦
自遠時賜甲冑刀劍弓矢亦不敢受專輔居守而已
世子卒用成計却走南軍燕王卽位封鎮遠侯鎮貴

州如故蠻夷聞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成上書言頃者至鎮方隅粗安莫效微勞當今四方邊徼蠻賊聞發東南海道倭寇時出沒然臣皆以爲不足深慮足慮者北虜遺孽然未可勤兵宜遣人賞賚招諭高垣深塹屯田儲積持兵養馬預爲必勝至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則朝廷大事臣願効一言上褒嘉之曰卿祇事皇考從朕艱難忠而自信勇而善謀協成匡濟勞績居多命鎮舊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嘉言來獻良用嘉悅特遣人賜卿鈔千錠文綺四疋羅綵絹各倍用答倦倦頃復賜銀幣而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漢家

成言。合朕心。是以特獎。頃言邊務上復
勞之六年。車駕將北巡。命太子監國。上念成前奏。召
使輔導。賜勅曰。卿年高遠外。朕念念不忘。可卽還京。少
佚勞勩。慰朕延佇。旣入見。撫勞再四。成頓首言。皇太
子孝友仁明。足任付託。左右文武臣皆非臣所及。臣
所治蠻夷。今雖帖服。少競爭。卽持兵亂。臣不敢決去。
留惟陛下之所處。上嗟嘆良久。賜鈔四萬貫。白金貳
百兩。綵幣三十六。有副。還貴州。如故時。漢庶人方萌
奪嫡成。旣陞。辭退。辭於皇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
民。素行有誠。曷事有天。當容小人於度外。赴召時播

貴二州蠻作亂既歸遣子勇剿平之時思州思南二
宣慰相攻不已勅召不來更闖內庭欲爲變勅成以
兵五萬壓境兇黨叛亂其首惡田琛黃禧皆就擒其
明年琛妻卅氏復鼓諸蠻衆臺羅等爲亂成擊繫其
酋普亮殺叛黨不可勝計於是成病上聞遣醫馳視
又遣其孫賁勅勞問疾良已親率兵討清水江叛寇
平之又剿臺羅蠻之復叛者俘戮幾盡旋師疾復作
復命醫往視卒年八十有五成少壯履行陣挺身無
前雖被創鉅必致俘獲料敵制變百不爽一略涉傳
記矯取其用身至大將不以富貴驕人在鎮之日

生祠祀之及卒吏民哀慟返塋於江都長子統先
卒子興祖嗣其世別見於勲封

何福洪武初以武功爲指揮使從征雲南再遷督府
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
年允平羗將軍代西平侯討平阿資二十六年討降
緬酋羅雄法二十九年擒殺定遠酋刁拜爛三十一
年擒永寧酋十八如加誅木麓川亂魁刁干孟大破
其衆四萬斬首三千餘級討平畢節都勻諸囉進征
五開蠻建文初進同知靖難兵起福歷戰淮南北輒
敗成祖卽位以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與甘

肅總兵宋晟大同總兵吳高並爲舊人重將當是時成祖欲招懷邊塞胡酋韃官有內附者皆授之官或居京師或卽居塞上地或置左右侍衛寵異之福所節制處歸附爲多其屯田積穀亦多於諸邊帥賜勅獎諭福更請令大臣協守上曰汝慮久掌番漢兵勢重生護耶老將也朕推誠相倚七年韃靼脫脫不花把禿等率所部來歸凡八酋長止亦集乃遲回不至上遣楊榮與福處置榮至福已撫諭遣之入朝上喜卽軍中封寧遠侯賜賚甚厚福素有勇略從車駕北征乃數違法度羣臣有言福罪者福怏怏有怨言都

御史陳瑛劾奏之福懼自經死遂奪侯

張輔字文弼張王子也封新城侯之明年交阯叛臣黎季犛詭曰胡一元名其子曰奎殺其三君挾詐橫朝命上命成國公爲征夷將軍輔爲副將軍統大兵徂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曰昔者開平王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爲將遂鼓所部滅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多讓輔旣至俘季犛獻京師郡縣其地進封英國公交阯殘孽阮師等復推簡定爲主已別立其從子季擴推簡定爲僞上皇亦詭交人曰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征虜副將軍印

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赦季擴爲交趾布政使季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衆轉戰連年獲之遂命以征夷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略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交趾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以故屢服屢叛最後季擴倚險荷花海立堡日麗自固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抵日麗大破之茶偈山季擴退守爰子江伏巨象數十後列人馬盡力抗我師輔鞭馬先進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二什填山谷崎徑

陰林下馬徒步兼程履險將校從者僅百餘人身與賊遇殺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夷中會上北征虜召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密取決最後窮追絕大漠不見虜請假之萬騎給一月糧必得之而是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榆木川與受遺詔輔有女弟爲皇貴妃女侍東宮仁宗卽位冊女爲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羊二百羴酒五百甌白粳千斛使知經筵事監脩文廟實錄宣宗卽位知經筵監脩昭廟實錄重錫勳階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且反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內應輔毋令輔執青以

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會都御史顧
佐言請保全功臣者許解柄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朝夕論治賜璽書褒諭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
左柱國亡何使朔望朝而已歲時寵錫有加宴會曠
洽英宗卽位仍知經筵監脩實錄賚予頻仍加勲號
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奇等同心輔政當海
內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名震四夷天
下想聞其風采其爲人器度弘偉端重靜默臨事嚴
毅有斷門內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勢去機變貴
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與列侯詣國

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既無其地仁義法制又無其漸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行且作新於變漸次時雍陛下不可謂迂而不切也至於下農貧戶多有死徙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補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里胥度田高下不均瘠鹵膏腴起科無別臣以爲莫若行授田均田之制兼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

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以延天下之
俊乂今內外百司捶楚曹屬甚於奴隸一爲下官肌
膚不保宜使同寅協恭相守相序以重廉耻之節若
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
書今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
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其相爲不
義則又何取夫義婦節哉此化原所繇也臣心欲言
固不止此承奉忖量急於陳獻惟陛下少垂鑒納書
奏留中已復陳太平十策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上
數稱縉竒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潛奏縉索皂

山爲平安所殺成祖卽位贈涇國公諡襄敏懋結髮從父兵前行以靖難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伯出鎮寧夏七年先後招徠降虜部衆三萬餘人牛羊駝馬十餘萬上皆賜降虜姓名居之寧夏鞮鞞平章都連等旣歸復叛去懋率將士追擒之収其所部人口及駝馬牛羊四萬餘上悅遣使者卽軍中特進封爲侯所以賜予甚厚懋三從北征爲前鋒二十二年總陝西三鎮兵直搗賀蘭山盡收也先土干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殿大軍仁宗卽位加太保與世侯宣宗初從討漢庶人復鎮寧夏懋脩髯

洪聲儀觀甚偉敬禮文士而在寧夏乃虛出倉糧自
受其直乾沒賊罰金珠紵絲紗羅馬驢牛羊累萬今
衛鎮撫以積出附餘米爲已中鹽宣宗置不問英宗
初虜阿台朶兒只伯等來寇懋連敗之黑山等處生
擒斬首二百六十餘獲馬駝牛羊驢騾三萬五千有
餘阿台朶兒只伯復來圍鎮番城懋與都督李安復
戰敗之平川追及黑山指揮劉傑剽其賊首陳中獲
其樞密銀印生擒虜賊孛羅雲朶兒只伯遁追敗之
久之劾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總兵討鄧茂七
有功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

濬國公諡武靖

韓觀字彥賓虹人父成事太祖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鄱陽之戰成冠太祖冠衣太祖衣投湖水中以謀漢人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侯觀襲爲廣西衛指揮僉事陞都指揮使爲人勁悍忍刻紀律嚴明軍中無敢違令者蠻寇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觀捕獲必峻治之閒遣一二歸歸相告語皆膽落不敢復寇召還陞右軍都督同知無何充右副總兵征五開成祖卽位以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趾有勞疾仁宗監國

遣行人太醫往問視九年復命鎮交阯十二年卒賜祭賻及粟帛觀無子

吳允誠鞞韃人舊名把都帖木兒成祖三年與其黨倫都兒灰率所部五千餘人自塔溝歸附于宋晟上大喜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賜姓名柴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皆爲指揮千百戶鎮撫有差賜之冠帶襲衣文綺表裡白金鈔錠俾居涼州給與牛羊孳收隨來者戶與牛六羊二十令晟加意撫綏自是鞞韃部落聞風款至上所以待之並如允誠六年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陞右軍都督其

年北虜相戕潰散允誠子答蘭秉誠子別力哥願率
精騎巡邏漠北其年允誠從北征韃寇虎保等迫脅
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子管者及所部指揮
擒獲之成祖歸賜勅曰允誠之妻婦人而丈夫賜絲
幣十表裡米百石鈔四千買羊百羴加陞管者爲指
揮僉事所部指揮皆厚賜之九年陞左都督與中官
王安追叛虜火脫赤至把力河獲虜人口馬駝牛羊
十年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還仍居涼州其卒
也遣官致祭有司治塋命答蘭襲其職更名曰克忠
洪熙元年克忠以從征擒胡功進侯進管者爲廣義

伯正統九年克忠以擒虜喜峰口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車駕親征虜虜襲我後英宗使克忠拒後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子瑾極力禦虜虜據山巔矢石交下官軍死傷殆盡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克勤死之追封邠國公諡忠勇克勤亦贈遵化伯諡僖敏瑾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金忠故名也先土干虜王子也在虜中以黠祭自豪虜人悉畏下之成祖末年親征阿魯台阿魯台聞大兵來悉烏獸散獨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附上屬

以春秋耀甲士虜中無所得虜得也先土干則大喜
懈勞之賜之酒饌人人獻輓也先土干叩頭呼萬歲
退語所親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哉上思
所以旌異也先土干以風示胡人封也先土干忠勇
王賜姓名曰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
輟予之宴罷復輟予御用金杯等物而遂班師上乘
馬途中忠一騎隨後顧問之而與之言已勅勞而譯
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垂之青史永遠
光耀爾明達天道卓然過之金忠聽譯訖復與其妻
子部屬叩頭呼萬歲師入居庸關上服袞龍金繡袍

乘玉花龍馬按轡徐行其日軍容甚盛金鼓旂旄連亘數十里皆以得虜王子故金忠與其部屬從車駕望見中外文武羣臣盛服導從下至緇黃之流耄耆之叟四夷朝貢之使百十萬人駢蹠道左懽呼迎駕聲震天地竦目駭心謂中國大歎未曾有已上悉授其部屬爲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凡六十餘人賜忠勇王誥券金印朝服至于牢廩居第器用所賚予甚厚其明年上復征虜忠勇王願領前鋒與寧陽侯深入不見虜還仁宗卽位諭吏部尚書蹇義忠勇王未有進職虜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因加太子太保兼左二

俸奉朝請而已宣宗三年扈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
捕虜予兵數千或言忠此去不及矣數日俘斬首虜
及畜產還宣宗大喜拊其背飲之酒曰卿朕金日磾
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來附也其甥把台從之來亦
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英宗陷虜信擁護爲多景泰
中卒忠勇王諡僖順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爲人敦慎不妄交遊洪武中以
進士授行人陞翰林簡討吏部員外郎扈從成祖北
巡成祖使與中官達招諭西域出肅州嘉峪關歷哈
烈撒馬兒罕等凡三年歷十八國宣布威德諸夷咸

悅哈烈王沙哈魯等皆遣使隨誠入貢文豹西馬方物誠爲西域記上奏詔付史館永樂十三年也既返命其明年貢使歸復遣與中官安賚勅護之還陞廣東叅議十七年陞叅政更與中官敬齋勅答諸國貢使尋乞致仕

郎曰太祖中原既定貽于孫子成祖之時四夷賓服豈徒然哉所以鞭笞招撫有其人焉予於諸公足以觀之

王彰

藺芳

王伯貞

史誠祖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洪武末領鄉薦補太學生使山

東平羅廉幹知名擢吏科源士明年革源士改給事
中進都給事中未幾改刑部員外郎超授山西參政
永樂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四方萬國朝覲貢賞
賚燕享無虛日彰與尚書鄭賜協恭奉職父喪去官
哀毀踰節鄉黨稱焉服除遷戶部陝西疫遣祀華嶽
還奏陝西及新安民鬻賣男女以償逋租甚可憫念
詔悉蠲逋官給楮幣贖所鬻人十年改右副都御史
事母至孝有遠方珍味馳獻然後敢嘗食念歸侍養
難於上請會有言周王欲反者上使兩御史從彰按
視且許彰過家壽母賜母冠服金幣時人榮之彰單

騎兼程入見周王曰人告殿下反上且發兵至臣奉
勅來不敢不先聞王大驚長跪請教彰曰人告殿下
反上不能無疑臣以事之未露也特來語殿下殿下
欲釋上疑求自安莫若以護衛獻示自剪羽翼王色
定如彰言彰立奏聞遂下令三護衛曰爾輩屬朝廷
矣盡烏獸散上聞大悅彰因道察有司治狀本州知
州不善官理內求彰母彰入拜母母治食食彰以知
州託彰曰有公法非兒敢私方彰對母丐適至母予
丐食丐御史也微行訶事彰物色之驚曰向吾母求
者公耶爲御史當如此矣彰母以託知州不得恚

尉三日不食不言彰跪慰曰兒萬死顧不敢擅當
以聞上洪熙初陞右都御史巡撫河南既至待鄉舊
如平生至臨法雖親故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旱彰奏
停不急十餘事罷免貪暴官吏九百餘人招徠流亡
幾五萬家發庫賑之捕斬盜賊妖人居一年河南大
治宣德元年勅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三年卒于
官

蘭芳夏縣人倜儻濶略有大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
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
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禮士會改

重慶吉人思慕難其繼者芳至寬厚持大體庭無留
贖吏無所容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
故有銀冶可煎煉朝廷遣官覆視其人既至父老訴
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子弟不能安枕而邑有無
窮患芳曰銀冶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宋時有
奸民妄言竟坐罪今浩浩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
黍稷寧當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此請令
指說其處芳顧問告者噤不能對父老趨之對因言
其生平罪狀告者惴慄芳曰無恐罪在赦前獨銀冶
有無耳告者卽叩頭民愚昧素貧困誠不甘鄉人華

衣美食不一齒我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太
守民父母何以生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
老言宋時銀冶事輒不及詳率意上陳今詢邑長老
皆云無言人人同臣不敢不實對同官畏不署芳曰
奉命守土非爲民乎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卽自署
奏同官不得已強署上亦罷芳布衣蔬食事母至孝
日所行事母命夕陳於前有不當譙讓之尋坐謫辦
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以才遷都水主事督浚河南
河渠所經縣輒疏聞不便事禮更薦芳超陞本部右
侍郎卒吉安人思慕賢守輒言朱蘆朱蘆繼蘆芳者

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鄞人爲政寬簡擒治寇盜有功爲監察御史程富所掩富內遷本深竟不言吉安人留本深十八年民有訟者不須告狀召至榻前口理其曲直士人有佳慶爲本深置酒輒往歸攜其果餌啗而小兒久之解前民有女及笄本深嘆曰是家女吾見其初舉今已字尚可留投牒告老吉安人久久思之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王導後也宋有誓爲禮部侍郎相繼有顯伯貞父子與博學有詩名太祖聘講書擢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弟子啓以御史知

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應詔試治經稱
旨除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雷州上疏請拯鹽法
防海寇復寇準所開舊渠溉民田還改工部試主事
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
瓊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曠如其爲政使
民向善而已不拘以文法崖州黎忿鬪衛將欲兵之
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曾寇城邑殺良民也衛
將不從使視之則果相仇罪其賊首數人黎人遂安
瓊賦故以給衛兵其田歲三穫衛兵率一時索足民
急不能輸則以貨貸而抑減其貨直伯貞與約三穫

三輪之嘗大旱民禱弗應伯貞躬禱雨遂沾洽因大脩學舍口授生徒獎勵開諭瓊學舉進士爲多伯貞在郡十有六年流民來歸萬三千餘人嶺南治行推伯貞爲首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不絕服闋改知慶未任而卒繼伯貞者徐鑑亦有惠政卒于瓊民奉伯貞鑑主祔祭蘇軾之廟事有不平往訴若官府然與伯貞同時又有鄭楸中者晉江人以太學生擢任鄉知縣寬恕廉慎按擊豪猾吏民爭訟者委曲以或未悟今之退思莫不感服旣卒吏民像祠之縣令亦首楸中伯貞子直吏部尚書直子積以

爲翰林簡討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令汶上守已公廉勤於撫字
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增編戶十四里
嘗欲遷汶民數百於膠州誠祖奏留之秩滿民萬
赴闕請借銓曹令加濟寧知州銜仍理汶事上
衣偵之見其釜有炊糜甌無斗粟衣冠粗敝懸掛
閒因賜白金楮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在
凡二十九年家於汶其卒也百姓葬於邑城南歲
祀焉

郎曰二王若蘭周通物情不求稜異事集民安先民

之選也朱仲智陳本深徐鑑鄭林中史誠祖皆古所謂循吏而吾邑志佚林中名士君子湮沒可勝道也

胡儼 陳璉 王侗 吳勤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未冠知名博極群書其作文之法得之同里熊釗而釗得之虞集者洪武中繇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服闋改長垣乞便地就養改餘干三歷縣學皆有師法惇行身先不言而生徒自化建文初薦陞桐城令賦役勾攝專意便民鑿桐溪水引渠溉田暇日勸課諸生學宮歲凶出捕蝗遇餓夫命里胥給藥食全活之既去邑人以生配

外邑祠副都御史練安薦可大用召至京會成祖卽
位與解縉等七人被選入直授翰林簡討尋陞侍讀
儼在上前應對從容審度而進反覆切暢上傾心焉
陞右諭德兼侍講以外艱去尋奪情授國子祭酒上
親征虜儼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北京明興海內混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
勵衿紳至于永樂五十年開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
夷賓服瑞應洊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
鵠玄兔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
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于

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
鋪張洪庥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爲文
章事核辭醇冲融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
疾乞休賜勅曰卿以文學事我太宗皇帝首居翰林
繼陞諭德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學先皇帝尊寵儒
者與儒者邁遇聖明皆至盛矣卿居太學不數載復
召入翰林職史事劾勞實多緊朕嗣位篤念舊人卿
以疾不見者數月昨命侍皇太子講讀乃聞衰疾日
臻用是惻然特進卿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
卿已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令侍卿終身卿其

端志坦懷以恤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副朕始終
禮待之意儼平生不頹仰取權悅處事精審惟恐妨
人有不合之言卽引退不與辯其爲祭酒二十餘年
林居二十年皆與學者孳孳講習年八十餘卒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從其邑人黃勣授書

勣梧州訓導以博洽

開 洪武初以舉人爲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
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教甚加敬禮秩滿陞國
子助教永樂閒爲巡狩平胡二頌及鏡歌鼓吹以獻
上雅知璉文學近臣更薦其治才召試優等擢知許
州未幾代還知滁州所至用儒行爲治少見警發令

衆悚恐乃更寧之以寬成祖巡幸北京所過諮訪郡
邑治行皆言璉最名使扈從滁人群詣乞留陞揚州
知府掌滁如故賜綺衣楮幣禮部宴餞給驛還治璉
在滁再九年陞四川按察使滁人侑璉醉翁亭與歐
陽脩王禹偁並稱其按察四川存大體不細碎人自
不欺宣德中以執法非璉所長召還改南京通政使
專掌國子監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召南京禮部左
侍郎又五年引年致仕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
學知名士大夫求文者足相躡所至考德問業翰林
學士林誌服其精洽拜以爲師語人曰陳公當今司

馬君實也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館穀焉
王侂字孟敷永福人父翰故爲元潮州路總管高帝
聞其賢聘之自刎死時侂方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
之洪武中領鄉薦爲國子生陳情養母母卒居喪柴
骨樂樂旣合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以薦授翰林
簡討進講經筵修永樂大典時內外儒臣及四方章
布集闕下者數千人惟侂學博思深解縉第其人品
文章當在蘇子瞻之列每擬薦之自代侂壁立千仞
常有抗舉浮雲之志遇知己與談吐凌駕超越視餘
子瓊瑣不啻卧之地下以此名譽雖彰謗亦隨之旣

坐罪謫交趾坐解縉事連逮繫獄竟卒獄中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元名進士爲永豐丞元
亡與解子元同時佐義兵勤與弟仲謹皆弱冠負文
武才人稱吳氏二鳳國初兵下吉安叅謀郭子章素
有詩名一見歡如平生卽署爲泰和令以親辭洪武
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特除武昌府學教授
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以例去官楚昭王聘爲
子師禮遇最久蜀德二王書幣交致永樂初召脩太
祖實錄改開封府學教授周定王亦厚禮之至開封
之又明年卒勤學問該博老而不絀爲文章渾厚雅

則詩歌工敏善行楷書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
盡敬教育孤姪如己子遇賓客故人傾倒達旦軒髯
銜杯豁如也道誘後進罄厥底蘊於親故及名賢之
後汲汲獎借士子咸樂親之罷教授歸生徒奉贐一
無所受曰諸賢勉進不懈勤受惠矣時誦佛經學者
疑而質之泫然曰先母遺命非敢徼福楚府紀善員
翱聞之歎曰尹和靖之孝也勤自號匡山樵者晚更

號山翁

郎曰成祖在位重文學之臣而胡儼陳璉王侁吳勤
皆以文章著侁坐意氣太露遂不得令終

周新 陳諤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嘗獨呼新遂爲

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

洪武己卯科

有疑獄輒一語決白

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

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

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鎗一

小鏃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旣至使人大市巾布

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名屍家人與

布而置盜法屍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

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

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寃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
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
取無有也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
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
其私也則容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
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
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迓不得
新出獄曰我是縣官人驚錢塘令葉宗行者有廉操
新微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
少許出明日名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

入而哭之哀

蘇宗行華亭人以求賢舉上疏言蘇公水患宜疏濬迹海河道禁民私作垣堰

上命從夏原吉往理事凡掘錢塘知縣賦訟均平民無冤擾浙人號宗行錢塘一宗清純廉孝稱其不泥

古循吏

人有遺新新懸置室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

面寒鐵公知不也當此之時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

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

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卽捕繫千戶涿獄千戶

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旣至抗聲陛前曰

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

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

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悅問左

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
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
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新
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寃繫聞之皆喜奸徒
猾吏則戰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
縫紉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內讎新妻荆布如野婦
盡慚其內容新沒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
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
時嗣新妻以月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會葬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

奏事聲響甚大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初上每呼爲
大聲秀才諤爲人剛介亦能恢譎嘗以直諫觸禁上
命坎瘞之露其首諤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爲大覺所
苦瘞者問故諤曰叱嗟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瘞
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
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同奏事忤旨落職罰葺象房
同事者倩人爲之皆畢功降職去諤無錢可倩手治
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爲諤念其戇直命復
官數年間凡部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
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誤衝太子駕竟不問頃之有

白鳥乳庭樹謬以獻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亡何出
爲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
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藩選輔導廷臣推謬
上亦問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爲輔導當易得聞過
起爲荆府長史久之與王不協除鎮江府同知以老
乞歸卒

郎曰周新陳諤挺然官下而謬更持稜不刃然亦一
逐衆爲鳥獻予傳謬而國初廉陞之間亦一奇也謬
仕內外大小無常職今人當擇官而爲之矣